新书秀

《奔月》
王建蒙/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揭秘新中国卫星发射成败历程：本书值此“嫦娥一号”首颗探月卫星发射之际，以翔实的第一手材料，生动叙述了我国著名航天技术专家孙家栋的传奇人生。作者作为长期工作在卫星发射和卫星应用领域的航天人，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展示了孙家栋在事业上甘心付出、勇于负责，生活中淡泊名利、真诚待人的人格魅力和一代航天人的精神，以及他为祖国航天事业默默奉献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心路历程。该书首次披露了新中国重要卫星发射的成功与失败的细节，披露了我国目前月球探测工程的最新进展，揭示了我国航天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秘诀。

《鸟善走还是善飞》
张抗抗/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部小说集收录的是著名女作家张抗抗迈入21世纪后所有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为近年来张抗抗中短篇小说最为全面的总结。《集体记忆》、《请带我走》、《芝麻》3个中篇，反思知青生活，探索当下城市与农村的差异，思考人的生存状态；短篇小说7篇：《面果子树》、《鸟善走还是善飞》、《何以解忧》、《去维多利亚》、《千涸》均带有作者熟悉的知青生活的深深印痕，《谜面九十九》则是锻炼思维的一次写作尝试，《北京的金山上》素材来自于小区里外来的拾垃圾的人，是对当下底层生活的挖掘，反映了张抗抗在写作上的开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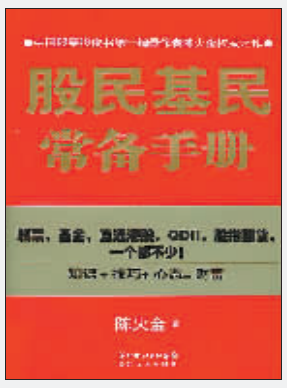
《安静的热情：潘基文传》
[韩]李河源 安容均/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传：这是一本对今年开始正式履行职责的第八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进行跟踪采访而撰写成的传记。该书讲述了成长在韩国偏僻小城里的一位优秀、诚实的贫穷少年从孩提时代就立志成为外交官，通过努力最终成为联合国秘书长的成长历程。不仅展现了潘基文举世瞩目的成功秘诀，同时展现了世界外交舞台风云变幻背后所隐含的故事。从温文尔雅的韩国外交官员，到世界舞台的最耀眼的角色。面对风云莫测的世界政坛，他横空出世。

《大国衰落之鉴》
刘景华/主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大国博弈的胜败规律：揭开古代帝国衰亡的神秘面纱，透析现代大国博弈的胜败规律，《大国衰落》是《大国崛起》的延伸版，《大国崛起》关注的是大国崛起的历程和原因；《大国衰落》重在揭示大国何以衰落。本书全方位探讨历史上存在过的大国，包括已经消亡的和现今存续的大国衰落的历程和原因，他们是波斯帝国、古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英国、西班牙及葡萄牙、苏联。本书文笔气势磅礴，通俗流畅，读后发人深省。

《股民基民常备手册》
陈火金/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中国股市畅销书写手陈火金着力打造的一部创新之作。当前股市书的阅读主体是入市不久的股民，他们大多被市场大潮“裹挟”进来，普遍缺乏基本的证券知识、操作技能和风险意识，迫切需要能够指导现状的实用普及读本。这部涵盖了股票、基金、股指期货、权证等多个证券品种的图书，堪称“股市宝典”。为方便读者在变幻莫测的股市中，对各类知识随用随找，本书简化了复杂深涩的股市理论，从基础入手，从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入手，目的就是打造一本解决新老股民基民全部问题的通俗手册，使投资者能拥有成熟的投资技能。

重庆新星书店友情提供样书

长篇速读

小街西施

盛琼/著 雪鹰/缩写

编者按：《小街西施》，《十月·长篇小说》今年第4期首发，是广东女作家盛琼继《我的东方》、《杨花之痛》后推出的最新长篇，叙述手法婉约美丽。丈夫的突然去世，让小街上漂亮贤惠的女人阿美变成了寡妇。阿美有两个女儿，又没有工作，但她凭自己的巧手，在朋友的帮助下办起了时装屋。平静的生活中，爱情与欲望交织，人情的温暖让人感动。作者在看似琐碎平凡却不失诗情画意的描绘中，为读者再现了一幅动人的小街风情画，也展现出在大时代的变迁中人心暖而坚韧的部分。

20世纪80年代的A市，就那么几条街。故事发生在工农街，也就是一条几百米长的小街。街面是青石，两边有店铺，青砖灰瓦的老平房，二层木板小楼。街上住的都是工农子弟草根阶层。

那一年，工农街的阿美成了寡妇。阿美的丈夫老沈是一家国有运输公司的货车司机。那年头，司机是一个让人眼红的职业，日子过得比别人要滋润。老沈嘴臭，但豪爽。老沈的老婆是工农街上最白净秀丽的女人。阿美不但美，还手巧，自家开了个缝纫店。夫妻生了一对双胞胎姐妹，叫沈大英和沈小英，都长得随母亲。老沈对这样的日子很知足。但他刚四十出头就闭了眼。那天他修车，腿上被一把生锈的铁钳划了一道深深的口子。他没当回事，但过了几天就肿了。等拉去医院，已经晚了，得了破伤风。就这样，没有任何征兆，小街上最令人羡慕最健壮的男人，就变成了一只骨灰盒。

事情来得太突然。阿美一下垮了，两个上初中的女儿也一下傻了。母女三人抱着骨灰盒放声痛哭。

半月后，阿美的裁缝店才恢复营业。她左思右想，觉得这是命中注定。老沈一出事，街上的人就背后议论，这个漂亮的女人能守多长时间的寡。阿美却顾不过这些，自己没工作，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老沈出事后，公司赵书记带着人来了。赵是个中年人，圆脸小眼，长得不出众，但有一种北方男人的大气和威严。赵代表公司，说对这次事故一次性补助一千元，相当于老沈三年的收入总和。然后让阿美签了个协议。见这么多钱，阿美都不知怎么办。人一走，就将钱藏了起来。

星期天，阿美带大英小英去液化气站换气。气瓶太重，一路险象环生。这时过来一辆货车。是老沈的徒弟孙志强，是个二十多岁长得帅气的小伙。他轻松地帮忙把气瓶弄回了家。阿美很感激，留孙吃饭。说到老沈的事。孙说阿美没工作，应向公司提要求。他答应去向赵书记说说。过了几天，孙来说赵让阿美到公司去一趟。下午阿美就去了。赵很热情。听了阿美的哭诉，他也没表态，只是让阿美再等等。走的时候，赵紧紧握住阿美的手，看着漂亮的阿美，赵的眼里突然迸出奇特的光芒，让阿美既陌生又惶惑。

第二天，粮店的朱阿姨来了。她把自己在市剧团的妹妹朱香兰介绍给阿美。朱是个自来熟，见面就夸阿美漂亮。没多久，两人就好得像姐妹一样。

再见赵书记，阿美穿了一身漂亮的衣服。赵办公室有人。赵显得有些冷漠，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待人走了，赵关上门，见哭得如梨花带雨般的阿美，就控制不住了，一下将阿美抱到了自己腿上。他将手塞进阿美怀里，一把抓住她的乳房。阿美先是被吓住了。待赵解她裤带时，她终于醒悟了，狠命挣脱开来。赵就以她找工作的事威胁。这种赤裸裸的交易，令阿美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骂了一句臭流氓，就跑了出来。想到那一幕，她就浑身抽搐。那些天，阿美甚至想到了死。过了一些日子，孙志强来，问事情谈得怎么样。阿美只说不行。朱香兰也来了，见了孙，直夸长得帅。她劝阿美赶紧找个男人嫁了，还承诺给她当媒人。阿美只笑不语。

快到年尾了。工农街上的人都在忙着腌鱼、肉、大白菜。但阿美却没这个心气。这天，赵书记带人来了，带了许多咸鱼、猪腿等过年的东西。两人都有些尴尬。坐一会儿，赵就走了。赵一走，阿美的心就有些乱了。突然之间，她发现，自己对赵的恨里面，掺杂了一点暧昧的成分。她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这个小眼睛男人对自己的喜欢和关心。一直积郁在心里的一口气，终于吐了出来。她放下手中的缝纫活，开始腌起鱼肉来。家里虽然失去了男人，日子还得好好地过。

天很冷。深夜，阿美仍在缝衣服。没有男人，家里便没有炭生火。两个女儿都睡了。风在外面吹，屋里冷得难受。突然，外面响起了细碎的敲门声。阿美被吓住了，不敢作声。次日起来，她惊讶地发现门口放了一筐炭。夜里，阿美生起火来，屋里一片温暖。阿美心里想，这炭会是谁送的呢？过了几晚，又响起了敲门声。阿美猛地拉开门，发现外面站的竟是蒙了脸的赵书记。犹豫了一下，阿美还是把他让进屋来。赵结巴地说，我是来向你道歉的。看见男人抱歉而害羞的样子，她的心软了，原谅了他。阿美对赵的态度一缓和，赵的胆子就大起来。他对阿美说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喜欢你。说着，就一口含住阿美的嘴深吻起来。阿美有些眩晕。待赵的手向她的裤腰下面伸去，她猛然醒悟，拒绝了他。虽被阿美拒绝，但得到了阿美的原谅，赵还是满意地走了。

过了几天，朱香兰来了，对阿美说她给她物色了一个很不错的男人。这人叫林雪原，是文化局一个科长，搞理论的，40多岁。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阿美答应和这个男人见一面，缝纫店的生意毕竟支撑不了这个家。朱给他们约好去看戏。到了剧院，阿美见到了瘦高的林。林寡言老成，过去因言论的问题进过监狱，现已平反。看完戏散一会儿步，林开始喜欢上了温柔漂亮的阿美。但阿美对林的感觉却说不上好与不好。

林雪原住在文化局大院的集体宿舍。宿舍里很乱。和阿美见过面后，林越来越觉得自己需要一个像阿美一样的女人。可过了很久，阿美也没和他联系。冬天是做服装的淡季，阿美的生意越来越差。孙志强给她出主意，要她开个新潮的服装店。阿美心里没底，赔付男人的那点钱，若要动还得慎重，那是家里的救命钱。孙答应给她跑工商税务办手续。她思前想后，终于还是咬牙决定下来。

春站稳了脚跟，风软绵绵的。工农街经历了一冬的洗炼，现在晴朗了。不知何时，不起眼的小街多了几张新面孔：一家温州人开的发廊，一家西北牛肉拉面馆，一家由一个进过监狱的名叫兵哥的人开的游戏厅，再有一家，就是装修一新的阿美时装屋。

阿美做了老板，是真的忙了。那忙后面压着债务、温饱和希望。她要背水一战。内秀的阿美，现在开始活跃起来，美丽和朝气起来。因店里摆满了各色城市进来的时装，便吸引了许多爱美的女孩子。店里忙不过来，孙志强就把他像男孩子一样开朗的妹妹志红叫了来。阿美一见志红，就有一种说不出的亲热。

店里的生意好，林雪原也追得紧。他来了店里几次。一次，托志红捎给阿美一封信。那是一封用漂亮钢笔字写好的情书。那是阿美平生收到的第一封信，一封明白写着“爱情”这两个字的一封信。阿美被震晕了。尽管她一直在暗暗抗拒着林，但林的浪漫让她不由自主地和他走进了电影院。他们心情激动地看完了一部爱情片，然后回到林的宿舍。林住处的零乱让她心酸。她帮林收拾好，林就抱住了她。他们亲吻一会，林竟抽泣起来。一时间，阿美可怜起这个男人来。她准备把自己交给他。但林却真的像人说的是个呆子，说在结婚之前，我们不能。这让阿美既羞愤又感激。

阿美的生意越来越红火。生意好了，阿美就抽出时间，帮林雪原整理宿舍。也许知识分子的想法都有些稀奇古怪，这天，林带阿美去放风筝。这让阿美很高兴，小时候她就喜欢放风筝，她喜欢放风筝的浪漫和自由。

赵书记在街上碰见阿美，很惊喜。他提出要送一张买电视机的优惠券给阿美，约阿美第二天去他那里取。大英小英一直吵着要买电视机，尽管知道赵对自己有想法，阿美还是去了。进入赵办公室，赵正在喝酒。赵把门关了，一边喝酒，一边讲自己和老婆的疏远，讲从农村参军出来的不容易，讲着讲着，讲得阿美同情起来，也陪他一起喝。酒酣耳热之际，赵控制不住，就含住了阿美的嘴，阿美拒绝了。难忍情欲的赵很痛苦。

一天，孙志强来阿美店里，告诉阿美赵书记出事了。赵去外地出差，在嫖娼时被公安局逮到了，通知了单位。赵被停职反省。赵的老婆跑到单位大哭大闹，说是有个叫阿美的坏女人勾引了赵。阿美被打蒙了。和赵交往的一幕一幕，在眼前清晰地浮现出来，伴随着刺心的疼痛。这个男人虽然没跟她走到一起，但她不能否认，他们之间是有一些不同一般的情意。要是她当初依了他，也许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难道真的是她害了他？

第二天阿美开门营业不久，一个又矮又壮的女人带了两个男人，冲进来逮住阿美又打又骂。这女人是赵书记的老婆。要不是志红叫来兵哥帮忙，不知结果会怎么样。受了这次打击，阿美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这半个多月，她终于想通了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寡妇，她得赶紧找个男人嫁了。她去找朱香兰，说了自己想早点和林雪原结婚的事。朱很高兴，让她回去等她的好消息。晚上，店里没有别的人。赵书记突然来了。赵像是老了十岁。阿美的鼻子忍不住一酸。两人对看着，恍如隔世。赵说他已办了停薪留职，准备去南方。他对阿美说如果有来世，我一定娶你。说完就走了。阿美泪眼模糊地目送他远去。

阿美被打的事，林雪原知道了。有人给他添油加醋地讲了这事。林心情开始有些混乱，后来，他想到了阿美对他的好，他发现自己仍是那样深爱着这个女人。他最后想通了一点，爱，应该是信任，是包容。林这么想着，心情慢慢平静下来。

初秋时节，是A市最美的季节。在A市最大的菱湖公园，阿美幸福地将头靠在林雪原的肩上。

热书排行榜
(重庆晚报每周发布)

《十六大以来党的建设理论创新》
卢先福、宋福范/著 人民出版社
《党的先进性建设研究》
奚洁人/主编 人民出版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基本问题》
王伟光/著 人民出版社
《和谐社会与女性发展》
陈桂蓉等/编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和谐文化的理论与实践》
张小平等/著 人民出版社
《金色笔记》
多丽丝·莱辛/著 译林出版社
《访问历史：三十位中国知识人的笑声泪影》
李怀宇/采写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强国之鉴》
王加丰等/著 人民出版社
《现代文官制度在中国的创构》
李俊清/著 三联书店
《金庸与〈明报〉》
张圭阳/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根据卓越网、新浪读书、搜狐读书、中华读书等读书类网站综合整理)

连载(6)

孤独的吸烟者

我不吸烟，没有中外烟友，也就难以比较中外“烟文化”的差异。偶遇想要吸烟的外国人，他们总会先征得旁人的同意。我没有遇到过主动敬烟的外国人，倒是遇到过“大大方方”讨烟的人。一天中午，我们在纽约中央公园门前等车，走来三个中年人，问我们有烟吗？我们中的一位拿出一盒刚打开的香烟递给他们，用手示意“每人一根”，他们却毫不客气一下取走了十几根，还回来的几乎是个空烟盒，说声“谢了”便扬长而去。我们这位供烟者笑曰“烟酒不分家嘛”，一句地道的中国俗话用在这儿了。

近年，吸烟者越来越不“自由”了。以前，无论国内外，许多饭店和宾馆的餐厅都按空气流通的方向安置了吸烟区和非吸烟区。客人一进门，服务员就会问清楚是否吸烟，然后将其带入相应座位。在一些国家，还可以看到一道“风景线”：站在办公大楼门口吞云吐雾的人们——近来，包括饭店在内的许多公共场所“全盘”禁烟了。一些国家禁烟越来越严格，甚至规定在马路上也不得吸烟了。

在中国，有许多餐厅至今不分设吸烟区和非吸烟区，有的餐厅虽然分设了两区，但许多顾客并不遵守，服务员也不干涉，任凭一些吸烟者随心所欲地喷云吐雾，让邻近的不吸烟者被迫忍受。有人研究“酒文化”，但是鲜有人研究“烟文化”，也许是因为“烟文化”显然属于“落后文化”吧？

[链接]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香烟的数据和观点

中国大约有3.5亿吸烟者，吸烟每年造成大约100万中国人死亡，每年还得花费50亿美元的医疗费。全球半数儿童，大约7亿，呼吸的是被香烟污染了的空气，并且主要是在家里造成的。全球每年约有20万人因长期在工作场所吸入二手烟而死亡。

世界卫生组织对今年“世界无烟日”的口号——“室内无烟，创建并享有100%无烟环境”解释说：呼吸清洁空气、远离烟草烟雾是一项人权。室内烟草烟雾不论多少，都会对人们的健康造成危害。创建“100%无烟环境”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别让“咳—呸”成为“城市之声”

多年前，有一位外国大使馆的刚刚到任不久的文化参赞问过我，他不明白在中国为什么有些地方挂着“不许吐痰”的牌子，那些地方会与“吐痰”有关系吗？

去年，一位在我国任教的俄国教授给当地一家报社打电话。他说，某些市民随地吐痰的习惯，与现代化的大城市形象很不相称。他说一些人开着高级轿车，忽然从车窗飞出一口痰来。在公共汽车上，常常看见有人往地上吐痰后，还用脚蹭蹭。有一次，他在街心花园看到一位漂亮女孩，穿着得体，仪态万方。心中正在啧啧赞美时，突然她“咳-呸”地一口痰射了出来，顿时，她的美丽不再！

“咳—呸”一声，不仅听觉上令人讨厌，视觉上令人恶心；在听觉、视觉之外，科学研究也表明：一声即出，就有5000万各种病菌(可能会有葡萄球菌、链球菌、肺炎杆菌、绿脓杆菌或结核杆菌，甚至非典病毒等)随风飘浮在空气中，像流行性感冒、肺炎、结核病、非典等都是这样传播的。

有的外国城市自诩有自己的“城市之声”：鸟声、钟声、落叶声或喷泉声等，皆可入选。可别让“咳—呸”成为我们的“城市之声”。

受到称赞请“笑纳”

人们在交谈中，经常用夸赞的口吻来表达善意和礼貌。

无论中外，适当地称赞对方都被视为一种美德，也是一种自信的表现。接受称赞，也就是接受了话语中传达出来的友好情意。如何应答别人的称赞，不同国家和民族因文化背景和习惯的不同而有着不小的差异。有些回答会让对方大惑不解。

中国人以谦虚为美德，从来不愿当面领受赞扬。面对称赞常常会客气地推脱说：“哪里，哪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表示绝不能接受。

在外国，当面称赞或恭维女士漂亮是很常见的事；但是中国人没有这种习惯，甚至会认为对方有轻浮之嫌(如果话说得没有分寸，也不排除你真的遇见了一个轻浮的老外)，于是不予回答，甚或有所不满而形之于色。如此场合会使大家都很尴尬。

对于各种赞美，妥当的回答不妨是：“谢谢！”“是吗？我听了真高兴！”“谢谢！不过实际上没那么好。”“也许是我走运吧。”“没什么，谁都会这样做的。”

如果幽默一点，对熟人，也可以说：“奉承可是行不通的呀！”“你不是批评我吧！”不过要小心，口气不对就不幽默了，还会引起误解和不快。

“他们为什么要让谈判谈不成？”洪钧反问。

“嗯，他们就可以再找一家别的公司来谈判，比如ICE或是ICE的代理。”

“他们为什么要找ICE或是ICE的代理来谈判？”洪钧又追问。

“嗯，他们想要好处。”

“他们想要的好处，咱们能给吗？”洪钧依旧紧追不舍。

“咱们给不了，而且，就算咱们想给，他们也不敢要。”

问到此处，洪钧把节奏缓下来，偎依在他肩头的菲比静静地对他笑着，一只手摩挲着他的手臂，洪钧对小薛说：“都说谈判就是妥协和变通的过程，这话没错，但有很多时候你妥协了、变通了仍然谈不成，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在妥协变通之前没有多问几个‘为什么’。对方每提出一个条件，在这个条件背后都有其目的，这个条件的提出只是达成其目的的手段，而这一层目的又是实现他更深一层目的的手段，所以你要像解连环套一样连问几个‘为什么’，迫使自己往深处想，当然没必要搞‘十万个为什么’，往往问三个‘为什么’就可以了，深究三层之后就可以拨云见日、水落石出，然后再做决策。”

小薛悟出来了，但是觉悟之后更加苦恼，因为眼前的希望破灭了而下一个希望还不知道在哪里：“您是说，反正他们的目的就是不想谈成，所以没必要答应降价和给他们源代码，反正他们还会提出新的条件。那，咱们就这么扛着？”

洪钧心头一震，在新的一年的头一天里，大家都在说“扛着”，看来这一年注定只有“扛着”才能过得下去。洪钧既是对小薛又是对自己说：“光扛着还不行，得想办法。”他把心思从自己的境况中拉回到澳格雅上，接着说：“搞清他们一连串的手段和目的就可以对症下药，如果他们的最终目的可以为咱们所接受，只是他们选择的手段在咱们看来行不通，咱们就要提出变通的手段；如果他们的最终目的不为咱们所接受，咱们要么把他们引向一个新目的，要么彻底打消他们的非分之想。”

“您的意思是？”小薛显然似懂非懂，洪钧为他指明了方向但没有描绘出路线，他仍毫无头绪。

“不着急，等你回来再说吧，今天毕竟是元旦啊。”洪钧又补充道，又聊了几句洪钧才挂了电话。不过等洪钧和菲比刚走出收藏品市场，小薛的电话就又打来了。

洪钧刚把手机接通，就听见小薛急促地向他汇报看见俞威和ICE的销售总监苏珊到了杭州机场。

洪钧说他们可能是利用元旦假期外出游玩，小薛却更加紧张地说：“他们俩都亲自出马啦，肯定是奔着澳格雅来的！不行，我不回北京了，我得退票回澳格雅蹲着去，到手的猎物不能让他们抢走喽。”

洪钧并不紧张，只是顺着小薛的思路说：“现在飞机已经到了，他们不会给你退票或改签的，你这张机票恐怕只能作废了。”

“谁让他们晚点这么久的？倒不是心疼这一千多块钱，好不容易轮到我做一回客户，我也要胡搅蛮缠一次，不能便宜了他们。”

洪钧和小薛都不知道，他们的判断大错特错了，俞威和苏珊出了杭州萧山机场的航站楼上了出租车，不过他们的车并没有向南驶往澳格雅所在的小镇，而是向北跨过钱塘江进入了杭州市区朝武林门开去，俞威此行并不是奔着澳格雅来的，他在新年的头一天飞到杭州是专为第一资源集团浙江公司来的，洪钧和小薛更不知道，俞威此行将给他们日后带来多大的麻烦。

元旦过后头一天，洪钧就迟到了，东三环迎来了本年度第一个早高峰，洪钧先送菲比上班再折返回来赶到维西尔，已经将近九点半了。

洪钧刚进门，原本坐在前台里的玛丽“嚯”地站起来，压低声音急切地对他说：“韦恩来了！都等您半天了。”

洪钧一怔，转而从容地问：“哦，他在哪儿？”

“在您房间呢。”

洪钧像往常一样穿过开放式办公区来到自己的办公室门口，一眼就看见韦恩正大剌剌地坐在写字台后面的皮椅上，洪钧顾不得介意韦恩反客为主地来了个鹊巢鸠占，因为他发现在会议桌旁还坐着一个人，一个女人，正埋头于笔记本电脑忙着。

洪钧轻咳一声，韦恩马上意识到了洪钧的到来，便把硕大的身子从明显不适合他的皮椅里挣扎出来，站起身豪迈地笑着伸出他的大手，说：“Jim，你迟到了。”洪钧刚要解释，韦恩已经说道，“我知道，交通拥堵。我已经领教过著名的北京特色的交通拥堵了，哈哈。”韦恩的确是活跃气氛的高手，洪钧的心情也不由得放松下来，他正要开口却又被抢了先，韦恩大步从写字台后面走出来，把洪钧引向会议桌旁的女人，说：“原谅我，我总是忽略最不该忽略的人物。这位是雪莉，内部审计，是你的客人也是我的客人，从硅谷来的。”